

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
## 第一回 石書生夢入碧欄杆 金公子說明玉蝴蝶

滿江紅 離合悲歡，逃不出，牢籠圈套。天付與心猿意馬，名韁利鎖。鏡裡紅顏容易老，鬢邊華髮催來早。算從前拋卻淚珠兒，知多少！撇不下，愁和惱。忘不了，顰和笑。把人間甘苦，般般嘗到。兒女恩情身上債，英雄事業波中泡。猛思量兜底上心來，聽儂道。

卻說這部書，出在什麼年間？看官不知道，作者也不知道。說是一位姓石的，不知從哪裡得來這部書，這書就叫做《淚珠緣》。

這姓石的是浙江的一位名士，叫做石時，他家本是石崇之後，現在雖不富饒，卻也尚稱素封。他父親石嶽，曾為翰林院侍講，娶妻金氏。生得一女，取名漱芳。次年又生一子，便是這個石時。不到十年，石嶽便自去世，家內也就漸漸清貧了。他母親金氏，本來是個世家小姐，於文墨中卻很通些，況當石嶽在時，伉儷甚篤，筆墨事也常互相討論，故石嶽故後，這金氏便自己教子讀書。

石時也很聰明，十三歲上便進了學，十六歲又舉了孝廉。他母親金氏雖覺喜歡，只是目下家計艱難，兒大未婚，女大未嫁。石時雖得了個舉子，又因沒錢上去會試，便會上了，也不能當錢用，往後想想，著實焦慮。

前兒，他大哥金有聲來，他便托他代兒子覓了館地，也可掙些錢來幫助他自己的膏火。這金有聲原是世家子弟，為人極慷慨，好結納，又深通歧黃之術，所以於鄉宦場中都很要好。這金氏托他，他便一口應承了去，這且慢表。

且說石時，素性幽嫺，大有女兒心性，平時也不出門，只在他母親膝下讀書，有時與他姊姊漱芳吟詩唱和為樂。這漱芳也生得聰敏，臉龐又長的可人，性情且不必說。年已十八，卻尚未嫁。在家無事的時候，不是做些針線，便是學習文墨。這日因做了一首小詞令兒，要與石時看看，便叫了丫頭翠兒去書房請他弟弟進來。

哪知，石時因這日天氣困人，書窗無事，覺得身子很倦，便在書案上枕著手兒睡睡，不知不覺便睡熟了。恍惚耳邊有人叫，他忙睜眼看時，卻並不在書房裡，好像不是自己家裡，四面一看，卻在一座院子裡面。這院倒很好，四面俱是穿山走廊，都掛著一帶的簾子，天井外面種著些海棠、桃杏，都已開了，石荀邊又有幾株芭蕉，綠的可愛。再看自己，卻立在迴廊裡面，模模糊糊的想道：「這是哪家的院子，怎麼悄悄的沒有一人？」想著，便慢慢的依著迴廊走去，轉個彎兒，已是院子的正面，一邊是卍字欄杆，一邊是一帶的碧紗和合窗，嵌著紅玻璃，甚是精緻。只中間支起一扇，其餘八扇卻都關著，窗裡又半捲起一幅粉紅繡花的幃子，有些香煙裊裊，從窗隙裡浮出。石時料想裡面有人，便躡著腳步向窗隙望去，卻是閨閣的光景。靠裡鋪著一座紅木嵌大理石的葵花牀，垂著海紅紗帳。左首列著一帶兒椅，鋪著大紅半舊的繡披。右首擺著一座極精緻的妝台，地下列著一扇大著衣鏡，卻用錦袱罩著。靠窗是一座書案，左角上堆著幾套錦匣的書，中間擺著一個睡鴨爐兒，噴出些香煙，又擺著一座小紅木帖架，架上鋪著帖子。

石時因立在正中，近處被帖遮住，隱約見背後有人坐著，卻看不清是什麼樣人，便換個窗隙望去，不想是一個絕色的美人，便暗暗吃了一驚。再細看，是一張小圓臉兒，下龐略瘦小些，小小的嘴唇點著些淡紅，直直的鼻子，一雙似笑非笑的含情眼，兩道似感非感的籠煙眉，額上覆著一批短而又細的縷發。真覺另有一種風韻，滿面的嬌嫩玉光，似紅又白，真是吹彈得破的。眼波盈盈，喘息微微。一雙手握著一管牙乾兒筆，在那裡臨帖，鋪著一張玉版箋，用一個玉貓兒鎮著，一手按在紙上，比紙還白些，顏色與玉貓兒差不多瑩白，卻還嫩些。石時暗忖道：「不信世上有這樣的好女子，只恐這裡是神仙住宅，不然那真有天仙化人在世界上的呢？」又想到：「且看他寫些什麼。」想著，再看，原來寫的是《洛神賦》，已寫了三行多些，卻寫得極娟秀婀娜。石時暗暗贊歎，只是目不轉睛的看那女子。

正看得出神，猛裡面鏘的一聲，那女子便握著筆回轉頭去。石時也望裡面看去，只見海紅紗帳已捲起一邊，有一個美少年坐起，尚擁著一條文錦被兒，只露出半截身子，生得面如滿月，白而且瑩，眉如墨畫，眼似秋波，如笑不笑，似愁非愁的一種神韻。望著那女子妍然的一笑道：「好個瘦人天氣。」那女子也破顰一笑道：「怎麼便起來了？我還寫不到幾個字呢。」那少年笑了一笑，將袖兒整整眉心，慢慢的穿上了薄底靴兒，走下地來。

石時看他不過十四五歲的光景，只穿一件湖色緞繡花的小夾襖，下面露出半截松花色的袴兒，項間戴著一個鎖圈，墜著一雙玉蝴蝶兒，越覺好看。見他慢慢的整整衣襟，走到書案前來，那女子便回過頭來，那少年卻站在女子身邊看他寫的字。那女子便將握著的筆點著道：「那字寫壞了，這字也寫壞了。」那少年便一手靠在桌上看道：「那字也好，不過比這兩個字差些，總比我好多了。」那女子便側轉臉兒對那少年笑道：「誰讓你討好兒。」那少年也便一笑，又道：「讓我也來寫幾個兒。」那女子便放下了筆，站起來。石時看他卻與那少年差不多，總不過同年伴歲的樣兒。見那少年坐下了，拈起筆來舐了些墨，照那女子寫的字，並行照樣的寫了十幾個。那女子一面替他磨墨，一面看他寫。

忽左邊簾鉤一響，走進一個丫頭來，也生得眉目如畫，對那女子道：「二小姐起來怎早？太太著來請三爺的，剛到三爺屋子裡去，裊煙姐姐說一早便過小姐這邊來了，這會子太太請小姐和爺進去呢！」那少年便擱下筆道：「你可見裊煙在屋子裡麼？」那丫頭道：「在那裡呢。」少年道：「你問他，將我書架上的《石頭記》檢出來，送太太上房裡去，太太昨兒講過要看呢！你先去，咱們便來了。」那丫頭道：「太太候著呢？」少年便向那女子道：「那麼著，姐姐就同去走一趟兒。」那女子點點頭兒，整整衣裳，便和少年同著丫頭出來。

石時看無處可避，便往欄杆上想爬到簾外去，卻從來不曾爬過，一失腳便跌下來。聽有人叫「二爺」，急睜眼看時，卻是翠兒在那裡推他。石時嗔道：「我好好的做夢兒，你推我醒來做什麼？」翠兒道：「這裡有風，睡著了不當耍的，小姐請看詩去呢？」

石時便站起來，呵個欠，走出房來，心裡卻很想那夢裡的光景，實在豔慕的很。一面想著，已到了漱芳的院子，翠兒便先走一步，石時跟了進去。見漱芳正在那裡寫字，心裡想道：「剛才夢裡的那個人真比我姊姊強十倍呢。」那漱芳見石時進來，便站起來道：「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翠花代答道：「爺睡著呢。」石時道：「說姊姊有詩在這裡要我看呢。」漱芳道：「只一首愁倚欄杆的小令兒，也沒什麼好。」說著便向鏡台抽屜裡拿出一張紙箋，遞與石時。

石時接過，看寫道：

簾影重，篆煙微，漏雨遲，小院春深，人靜燕雙棲。一帶碧紗窗掩，流蘇銀蒜輕重。偏是一縷爐香關不住，出幽閨。

石時看畢，暗想這寫的好似我夢中所見的光景，便笑道：「這真是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了。」漱芳笑笑，卻不理會，忽金氏身邊的萬兒進來道：「太太請三爺過去，舅老爺來了，有話講呢，說小姐不必過去。」

石時便向漱芳說了聲：「我去去便來。」說著便同了萬兒到上房裡見他母舅金有聲。舅正和他母親講話，便上前請過安，靠著他母親身邊坐下，便與金有聲寒暄幾句。金氏因對石時道：「你可曉得你舅舅的來意麼？他此來，一則為你姊姊的親事，二則已與你找得個館地，講起來倒也很好。」石時便向金有聲道：「不知舅舅講的是哪一家？」金有聲道：「便是越國公秦府裡。」石時道：「原來他家，這是很好的。」金有聲道：「你也知道他家麼？」石時道：「不過聽說是大家，究竟也不知道底細。」

金有聲道：「說來這親事卻很當，他家原是安徽省人，因先皇賜第在這邊，所以也算是本地世家了。越國公是他的曾祖，他祖父是秦文勝公，由探花出身，放江蘇巡撫，歷任雲貴總督，升禮部尚書，官至協辦大學士。娶的是陸殿撰之妹，生下三子二女，長子名敏，次子名政，三子名文，女適姑蘇花殿撰占春先生。這文勝公已去世二十餘年了，陸太夫人亦已去世。大房秦敏公死於國難，諡封文節公，並無子嗣，只有遠房過繼的一位少爺，名喚秦珍，襲了一等輕車都尉，年已三十，娶的便是都門沈左襄先生的女公子，名喚藕香的那位大小姐。」金氏道：「原來便是沈左襄的小姐，在京的時候到見過的，長的很出眾。他還有兩個妹妹，也是

絕好的，我平日也常想起他們。聽說這大小姐已經過門了多年，可曾生得一位公子沒有？」金有聲道：「只有一位小姐，已經十二歲了，名喚賽兒。這秦珍因沒有公子，便將這位小姐扮做男孩，我倒見過一面，相貌倒很好的。」

石時道：「舅舅講的郎官兒是哪一房的。」金有聲笑道：「你不要急，我細細的講與你聽便明白了。他三房的文老爺，現已五十多歲，由內閣學士升禮部右侍郎，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，現告病歸省。娶的便是袁太史的妹子，已生得一子四女，長子名瓊，現年十九歲，長女名喚美雲，現已十七，次女麗雲，年已十四，三女綺雲，年十二，幼女才八歲，叫做茜雲，都長得很好。」

金氏道：「你講的可是瓊哥兒嗎？」金有聲道：「這瓊哥兒長得雖好，總不及二房裡的雲哥兒，長得真是美人兒一般，我也講不出他的好處來，就叫我比比，也沒什麼樣可比，想古來的子都不過這樣便了。這也不去講他，單講他才十四歲的孩子，便博古通今，琴棋書畫、詩詞歌曲，真真沒有一件兒不會，沒有一件不精，便是彈絲吹竹、金石圖書，也都會得，醫理藥性，也徹底通明。我常說他這個心，定是鏡子做的，見一樣便會一樣。只是他有個脾氣，放著一個世襲他不稀罕，說是祖宗餘蔭算不得，定要自己考試出來。果然十二歲上了庠，竟奪了一府的批首。姊姊，你想不是難得的麼？」金氏笑道：「只怕咱們淑芳年紀大了，又沒那樣體面，他家不要呢？」

金有聲尚未開口，石時早插問道：「可便是秦珊枝。」金有聲道：「正是呢，你見過麼？」石時道：「卻不曾見過，他有一部《一粟園詩集》，我卻見過。他才十三四歲的人，那詩集倒有三十六卷了，哪一個不拜倒他。便是性情面貌，人都說他是個女孩的様子。舅舅也這樣說，定是好絕的了。」金有聲道：「我素來不肯誇獎人，這位哥兒，實在是真好，所以我才講呢。」

金氏道：「他房裡政老爺尚在麼？」金有聲道：「他爺已去世五年，在日極蒙聖眷，御賜的物件，一天也背不了，拜了體仁閣大學士，派了軍略，又贈了一等伯爵的封典。這政老爺的原配，係俞太史的令妹，並無所出，早已謝世。繼室柳氏是詹事府正詹柳殿翔的小姐，單生下這位哥兒，便叫秦雲，號珊枝，他家裡人都喚他的小名，叫他寶珠。他太太生養他的時候，說夢見一雙蝴蝶飛入懷裡，細看卻是玉的，他太太用手捉住時，轉眼化作一顆頂大的圓珠兒，醒來便生下這位哥兒。他生的時候又有一朵紅雲覆在屋上，人多說這哥兒將來一定有造化。他太太所以喚他做寶珠，名云。因曾看見玉蝴蝶兒，便畫出樣來，叫人去喊玉舖子裡照式的做一個來，不道卻有個現成的，他太太看時，卻與夢裡見的一式無二，便歡喜的了不得，與寶珠做了項圈墜兒。」

石時聽到這裡，便截住道：「這人可是一張粉團臉兒，眉兒濃濃的，鼻樑統統的，似笑似惱的帶些女孩兒氣的？」金有聲拍手道：「是了是了，一點不錯。這樣講來，你是見過他的了。」金氏也歡喜，問是哪裡見過的。石時只說記不清了，又道：「好像聽說已經娶了親了，那位姑娘的相貌也真真沒得說的，我也好像見過的。」金有聲不禁笑道：「這又胡說，他多早晚定下親了，你倒說他已經娶了，又說見過的，真是講夢話呢！你見什麼樣的人來？」

石時也自好笑道：「我見那人與寶珠差不多年紀，長得真是天仙一般，兩彎眉兒，好像帶些煙霧的光景，一雙眼睛真好像含著兩泓秋水，又似含著千萬情緒的光景，此外，我就形容不出來了。」金有聲笑道：「是了，這是寶珠的表姊，你怎麼能見他，我前兒看病的時候才略見了一面，果然是這種風韻。」金氏卻呆呆的聽著。石時便喜得坐不住了，立起來道：「他表姊是誰？」金有聲道：「便是我方才說的姑蘇花殿撰的小姐，他母親便是政老爺的妹子，現在都已去世，只生得這位小姐，名喚婉香，今年十五歲，很通些文墨，在姑蘇卻有才女之名。其父母過後，又無兄弟，依他叔孀度日。他叔子、孀子不比他母親，件件總欺他些，只因小姐確實懂些世故，不作一聲。前兒花朝，他來秦府裡探他舅母，柳夫人問起，知道他的苦處，便不肯放他回去，留在府裡住了。他孀子也不來接他，所以柳夫人很有意思，將來要討做媳婦的。這只不過旁人猜著，卻也並沒成見。他文老爺還是托人替寶珠提親，我所以來講這親事，你怎麼說他娶了呢？」

石時不禁好笑，便將夢中所見的光景說了。金有聲和他母親多覺好笑。金氏又道：「我總不信這位哥有這許多好處。」金有聲道：「這也不難一見，我講外甥的館地便是他家。那教讀是早請下了的，便是丙戌科的翰林陸蓮史。若說帳房，是外甥乾不了的，現在講的是記室，這原是筆墨事情，不荒廢了自己的學問，一月也有三五十兩銀子的薪水，強如在家閒著。日後果然主賓相得，便長好往來，況他家柳太太是極好的。姊姊可常去得，也便好看那位哥兒。如果是合意的，不妨慢慢講這親事，豈不一舉兩得。」

金氏聽了甚是歡喜。金有聲又坐了會兒，也便去了，不知這親事成與不成，落後自要表明。正是：

好夢有緣先識面，良材隨處得知音。